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補 第五回 鑲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攢眉

卻說行者看「天字第二號」，一面鑲青古鏡之中，只見紫柏大樹下立一石碑，刊著「古人世界原係頭風世界隔壁」□二個篆字。行者道：「既是古人世界，秦始皇也在裡頭。前日新唐掃地宮人說他有個驅山鐸，等我一把握住了他，搶這鐸來，把西天路上千山萬壑掃盡趕去，妖精也無處藏身，強盜也無處著落了。」登時變作一個銅裡蛀蟲，望鏡面上爬定，著實蛀了一口，蛀穿鏡子。忽然跌在一所高臺，聽得下面有些人聲；他又不肯現出原身，仍舊一個蛀蟲，隱在綠窗花縫裡窺探。原來古人世界中有一美人，叫做「綠珠女子」，鎮日請賓宴客，飲酒吟詩。當時費了千心萬想，造成百尺樓臺，取名「握香臺」。

當當這一日有個西施夫人、絲絲小姐同來賀新臺，綠珠大喜，即整酒筵，擺在握香臺上，以敘姐妹之情。正當中坐著絲絲小姐，右邊坐著綠珠女子，左邊坐著西施夫人。一班扇香鬢子的丫頭，進酒的進酒，攀花的攀花，捧色盆的捧色盆，擁做一堆。行者在縫裡便生巧詐，即時變作丫頭模樣，混在中間。怎生打扮？

洛神髻，祝姬眉；楚王腰，漢帝衣。上有秋風墜，下有蓮花杯。

只見那些丫頭嘻嘻的都笑將起來，道：「我這握香臺真是個握香臺，這樣標致女子不住在屋裡也趨來！」又有一個丫頭對行者道：「姐姐，你見綠娘也未？」行者道：「大姐姐，我是新來人，領我去見見便好。」那丫頭便笑嘻嘻的領見了綠娘。綠娘大驚，簌簌吊下淚來，便對行者道：「虞美人，許多時不相見，玉顏愁動，卻是為何？」行者暗想：「奇怪！老孫自從石匣生來，到如今不曾受男女輪迴，不曾入煙花隊裡，我幾時認得什麼綠娘？我幾時做過泥美人，銅美人，鐵美人，草美人來？既然他這等說，也不要管我是虞美人不是虞美人，要子一回倒有趣。正叫做將錯就錯。只是一件：既是虞美人了，還有虞美人配頭；倘或一時問及，驢頭不對馬嘴，就要弄出本色來了；等我揉他一揉，尋出一個配頭，纔好上席。」

綠娘又叫：「美人，快快登席，杯中雖淡，卻好消悶。」行者當時便做個「風雨淒涼面」，對綠娘道：「姐姐，人言道：『酒落歡腸』。我與丈夫不能相見，兩絲風片，刺斷人腸久矣，怎能夠下咽？」綠娘失色道：「美人說哪裡話來！你的丈夫就是楚霸王項羽，如今現同一處，為何不能相見？」行者得了「楚霸王項羽」五字，便隨口答應道：「姐姐，你又不知，如今的楚王不比前日楚王了！有一宮中女娃，叫做楚騷，千般百樣惹動丈夫，離間我們夫婦。或時步月，我不看池中水藻；他便倚著闌干，徘徊如想，丈夫又道他看得媚。或時看花，我不叫辦酒；他便房中捧出一個冰紋壺，一壺紫花玉露進上口稱『千歲恩爺』，臨去只把眼兒亂轉，丈夫也做個花眼送他。我是一片深情，指望鴛鴦無底，見他兩個把我做閨板上貨，我哪得不生悲怨？那時丈夫又道我不睬他，又道難為了楚騷，見在床頭取下劍囊，橫在背上，也不叫跟隨人，直頭自去，不知往哪裡走了。是二□日前去的，半月有餘，尚無音耗。」說罷大哭。綠娘見了，淚濕羅衫半袖。西施、絲絲一齊愁嘆。便自是把酒壺的侍女，也有一肚皮眼淚，嘈嘈齊齊，痛上心來。正是：

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與愁人轉轉愁。

四人方纔坐定，西施便道：「今夜美人不快，我三人宛轉解他，不要助悲。」登時取六隻色子，拿在手中，高叫：「筵中姐妹聽令：第一擲無么，要各歌古詩一句；第二擲無二，要各人自家招出雲情雨意；第三擲無三，本席自罰一大觥，飛送一客。」西施望空擲下，高叫：「第一擲，無么！」綠珠轉出嬌音，歌詩一句：

夫君不來涼夜長！

絲絲大讚，笑道：「此句雙關得妙！」他也歌詩一句：

玉人環珮正秋風。

行者當時暗想：「這回兒要輪到老孫哩！我別的文字恰也記得幾句，說起『詩』字，有些頭痛。又不知虞美人會詩的不會詩的。若是不會詩是還好；若是會的，卻又是有頭無尾了。」綠娘只叫：「美人歌句！」行者便似謙似推、似假似真的應道：「我不會做詩。」西施笑道：「美人詩選已遍中原，便是三尺孩童也知虞美人是能詞善賦之才；今日這等推托！」行者無奈，只得仰面搜索。呆思半日，向席上道：「不用古人成句好麼？」

綠娘道：「此事要問令官。」行者又問西施。西施道：「這又何妨？美人做出來，便是古人成句了。」眾人側耳而聽，行者歌詩一句：

懺悔心隨雲雨飛。

綠娘問絲絲道：「美人此句如何？」絲絲道：「美人的詩，那個敢說他不好？只是此句帶一分和尚氣。」西施笑道：「美人原做了半月雌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嘲人，請令官過盆。」

西施慌忙送過色盆於綠娘。綠娘舉子擲下，高叫：「第二擲，無二！」西施便道：「你們好招，我卻難招。」綠娘問：「姐姐，你有什麼難招？」西施道：「啐！故意羞人，難道不曉得我是兩個丈夫的？」綠娘道：「面前通是異姓骨肉，有何妨礙？妹子有一道理，請姐姐招一句吳王，招一句范郎。」西施聽得，應口便招：

范郎，柳溪青歲；吳王，玉闕紅顏。

范郎，崑崙日誓；吳王，梧桐夜眠。

范郎，五湖怨月；吳王，一醉愁天。

綠珠聽罷，鼓盞自拆：

妾珠一斗，妾淚萬石。

今夕握香，他年傳雪。（石家有傳雪臺）

綠珠一字一嘆。西施高叫：「大罰！我要招出快活來，卻招出不快活來。」綠娘謝罪，領了罰酒。那時絲絲便讓行者，行者又讓絲絲，推來推去，半日不招。綠娘道：「我又有一法：絲絲姐說一句，美人說一句罷！」西施道：「使不得。楚霸王雄風起，沈玉郎軟緩溫存，哪裡配得來？」絲絲笑道：「不妨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待我先招。」絲絲道：

泣月南樓。

行者一時不檢點，順口招道：

拜佛西天。

綠娘指著行者道：「美人，想是你意思昏亂了！為何要拜佛西天起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文字艱深，便費詮解。天者，夫也；西者，西楚也；拜者，歸也；佛者，心也。蓋言歸心於西楚丈夫。他雖厭我，我只想他。」綠娘讚嘆不已。

行者恐怕席上久了，有誤路程，便佯醉欲嘔。西施道：「第三擲不消擲，去看月罷！」

當時筵席便撤。

四人步下樓來，隨意踏些野花，弄些水草。行者一心要尋秦始皇，便使個脫身之計，只叫：「心痛，難忍！難忍！放我歸去罷！」綠娘道：「心痛是我們常事，不必憂疑；等我叫人請公公來替美人看脈。」行者道：「好不好！近日醫家最不可近，專要弄死活人，弄大小病；調理時節，又要速奏功效，不顧人性命，脾氣未健，便服參朮，終身受他的累了。還是歸去！」綠娘又道：「美人歸家，不見楚王，又要抱悶；見了楚騷，又要恨。心病專忌悶恨。」姐妹們同來留住行者，行者堅執不肯住下。綠娘見他病急，又留他不住，只得叫四個貼身侍兒送虞美人到府。行者做個「捧心睡眼面」，別了姐妹。

四個侍兒扶著行者，逕下了百尺握香臺，往一條大路而走。行者道：「你四人回去罷了。千萬替我謝聲，並致意夫人、小姐，明日相會。」女使道：「方纔出門時節，綠娘吩咐一來送到楚王府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果然不肯回麼？看棒！」一條金箍棒早已拔在手中，用力一撥，四個侍兒打為紅粉。

行者即時現出原身，抬頭看看，原來正是女媧門前。行者大喜道：「我家的天，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鑿開，昨日反拖罪名在我身上。雖是老君可惡，玉帝不明，老孫也有一件不是，原不該五百年前做出話柄。如今且不要自去投到；聞得女媧久慣補天，我今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，方纔哭上靈霄，洗個明白。這機會甚妙。」走近門邊，細細觀看，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，門上貼一紙頭，寫著：「二□日到軒轅家閑話，□日乃歸。有慢尊客，先此布罪。」

行者看罷，回頭就走。耳朵中只聽得雞聲三唱，天已將明。

走了數百萬里，秦始皇只是不見。

（嘲笑處一一如畫，雋不傷肥，恰似梅花清瘦。）